

80后情感作家

吴小雾

2011年金秋「暖伤系」青春力作

爱如青草般平凡、倔强

每个女生在爱情里，
都有各自的伎俩和美好。

然而，幸或不幸，
也终究能撑过来，萋萋成长。

吴小雾 著
BY WU XIAOWU

萋萋忘忧

Qiqiwaqiao

萋萋忘忧
Qiqiwanyou



(鄂)新登字08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萋萋忘忧 / 吴小雾著. — 武汉 :
武汉出版社, 2011. 8

ISBN 978-7-5430-6180-4

I. ①萋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54462号

著 者: 吴小雾

责任编辑: 明廷雄

封面设计: 姚姚工作室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网 址: 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zbs@whcbs.com

设计制作: 姚姚工作室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20

字 数: 28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9月第1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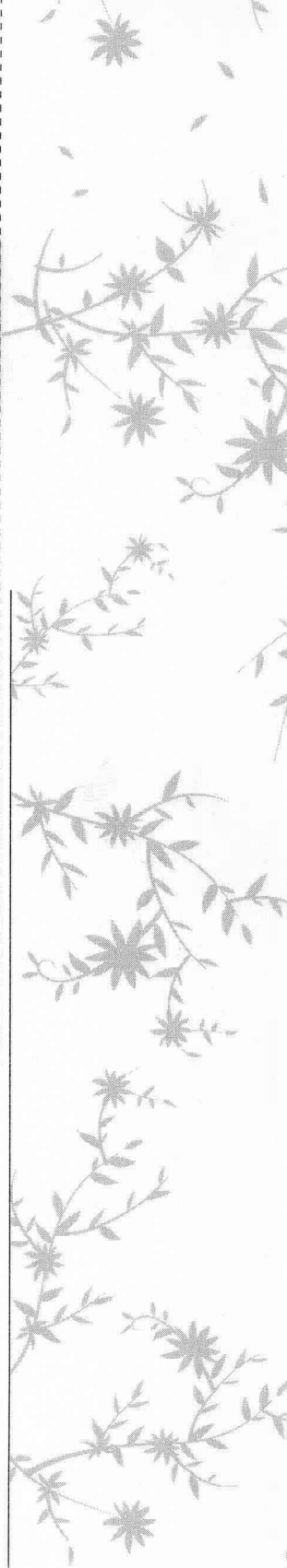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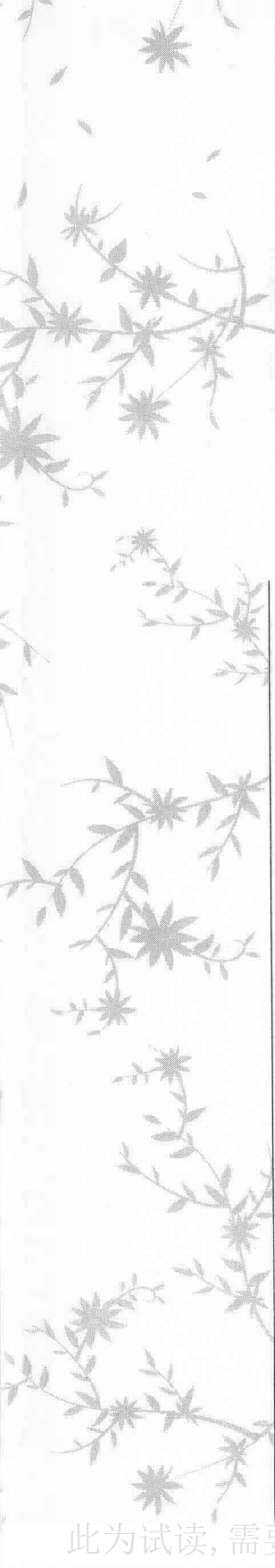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

许欢，严重相信那是爱

- 1 那个狼狈的清晨 / 002
- 2 小照片 / 011
- 3 小葛，不跟我打个招呼吗 / 019
- 4 只有火烧，哪来的云 / 028
- 5 考不好也没关系 / 036
- 6 有酒有花的夏天 / 045
- 7 他在身边 / 053
- 8 头发招谁惹谁了 / 062
- 9 睡饱了，总要醒来 / 071





C 目录 CONTENTS

- 10 蓝天下树梢猛摇的样子 / 080
- 11 习惯损害智商 / 089
- 12 坏心情不需言明 / 098
- 13 草草处理的小意外 / 107
- 14 后现代版人鱼王子 / 115
- 15 庆幸被记得 / 124
- 16 我是天神，因妒堕入轮回道 / 132
- 17 井外的精彩 / 140
- 18 拥抱如糖 / 149
- 19 被遗忘了的男主角 / 158



邂后余翔浅的片段

1 我被奔驰撞了一下腰 / 170

2 在路上 / 177

3 三下五除二 / 184

4 此时彼时 / 191

5 小菜鸟起飞 / 198

6 练习题 / 206

7 突然想到思乡这个词 / 214

8 谁不是在顺势成长 / 221

9 心动不在别处 / 228



C 目录 CONTENTS

- 10 极品蛭蛭 / 236
- 11 我们同居了 / 243
- 12 上司永远是不可捉摸的 / 249
- 13 北京郊外的早上 / 256
- 14 无足鸟 / 264
- 15 不愿解的风情 / 271
- 16 难过了就回家 / 278
- 17 逃兵江齐楚 / 285
- 18 开始懂了 / 293
- 19 来的，走的 / 300
- 20 像菌类一样生长的江齐楚 / 307

QIOWANGYOU

许欢，严重相信那是爱

XUHUAN.YANZHONG

XIANGXININASHIJI

1 那个狼狈的清晨

葛萱在谈恋爱之前是一个挺正常的姑娘。出门的时候妈妈会反复叮嘱她：要等车过去了才过马路。不认识的人不能跟着走。

葛萱有一优点，妈妈的话，基本上只说一次，她就记得。半小时以后，袁虹出门上班的时候，看见女儿还站在胡同口踢石子儿玩，奇怪大于愤慨，“葛萱儿，你怎不上学去呢？”

葛萱指着路口停泊的大汽车，笑得很乖巧，“车还没过去。”

她在举一反三方面有待加强。好像葛萱这样的人多起来，中国的法律会健全的，她很擅长从不同角度挖掘问题，有助于规则的细化。

人生总有比较白痴的时代，然后会在某一时期，某一天，或者只在看到某人的那一眼时，瞬间成长。

葛萱成长于初三这年的一场单恋。

想把一个男人据为己有的时候，女人的智商就会以匪夷所思的速度激增，不管她是个初三黄毛丫头，还是眼瞅奔三的见习剩女，没有Y染色体的人类，大抵逃不了这一现象。

葛萱上初三这年，学校门口开了家书店。葛萱家境不好，没闲钱租书，本来不至于染上看小说这坏毛病的，可惜同桌蒋璐是小千金，言情小说成书包地往班级租，看到精彩处又哭又笑。葛萱好奇心重，跟着看了几段，就一发不可收拾。蒋璐也不嫌她蹭白食儿，还很愿意让她看，因为葛萱看完了，

可以陪她讨论书中情节。

就这样，期中考试时，葛萱跌出了前十名。

袁虹开完家长会回来，很生气，但也很无奈，饭桌上跟葛萱爸说：“老师说快中考了，孩子压力大，情绪不稳定，一次两次晕场很正常。”

葛冬洋说：“没事儿，咱家葛萱儿不稳定也能考上高中。”

小妹葛棠闷头吃饭。

葛萱吃饭快，撂了碗筷就回房间。正趴在被窝里看小说，见妹妹进来了，连忙拿起一支笔，装模作样在书上写写画画。葛棠说：“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是大书。”

期末考试，葛萱又晕了一回场。袁虹坐不住了，老师建议让葛萱假期补课。

补课费说少不少，袁虹咬咬牙，还是决定掏钱送孩子进补习班。

英语老师家离葛萱家不远，以前帮老师回家取东西，葛萱来过一次，只记得胡同口有堆沙子。大半年没来，沙子没了，葛萱盯着一片相似的房子，转向了。随便挑一胡同走进去，正挨个大门扒着看哪个是老师家，身后一阵呼哧呼哧喘息声。一条半人来高的大黄狗，颠颠儿地朝她跑来。葛萱惊叫，掉头就跑。狗在后边追，葛萱跑得神快，越过一个又一个积雪堆，冲进一家门户大开的院子里，带上门，下了锁，直接蹿进院落最里边。

人危急的时候才能看出真正实力，葛萱的反应速度、动作连贯性与逻辑分析能力，在这一刻集中升值到最高峰。偏那狗不折不挠，趴在篱笆上不肯走。葛萱苦求：“大哥，你咬谁不是一口呢？”

狗听不懂她的话，耷拉半条血红的舌头喷热气，隔着篱笆与她沟通。葛萱也听不懂它说什么，越退越后，退到墙根儿，脚下踩到物什，咣啷，一只脏兮兮的破铝盆，里边有半盆水，已结成了冰。再往边上看，竟然是个狗窝！

房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主人走出来，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昂着头，神情倨傲的样子。看一眼葛萱，问：“你找谁啊？”

葛萱可看到救星了，“我躲那狗。”

对方似笑非笑，扭头对外边的狗大吼：“大黄别咬！”

狗安静下来，摇尾巴。

葛萱呆住了，难怪它不走！弯下腰，在两道狂炽的目光中，将它的餐具摆正，然后迅速远离。躲在屋里看它被主人用铁链拴好，她才壮着胆儿出来。

狗主人问：“咬到没有？”

葛萱没好意思说自己跑得比狗快，“吓死我了。”

“链子松了，它跑出去撒欢，其实不咬人。”他说着笑起来，“你跑我

们家院里，它能不追过来吗？”

葛萱理亏没言语，趁机向他打听英语老师家住处。

他说就在斜对面胡同，第几家，大门什么颜色，说得很详细。葛萱道过谢，出了门回头看，他还站在院子里，见她回头还摆了摆手。大黄蹲在他旁边，眼神依然很凶。葛萱没敢多看，一溜小跑去补课了。

晚饭上说起这事儿，全家都乐得不行，袁虹说：“葛萱儿打小就招狗。”

葛萱很冤枉，“我可没招它。”

葛冬洋说：“你主要是眼神让狗有危机感。”

葛棠崇拜地看着爸爸，“你太有才了。”

葛萱心有余悸，第二天去补课，到老师家附近，加快了脚步，竖着耳朵听八方。路过大黄家瞥一眼，见它趴在窝前睡觉，心落回去了。才一抬脚，就听身后“汪”的一声，葛萱一蹦，蹿出去老远也不敢看声源。直到听见有人呼唤：“喂——！”

她站定了，后知后觉那声狗吠的异样。

离她几十米开外的大黄家门口，大黄主人笑得直不起腰，指着她跑过的巷口说：“蔡老师家在这边。”

葛萱知道刚才他吓唬自己，拍拍胸口往回走，庆幸道：“还以为你家这片儿有很多狗呢。”

他又笑不可抑，“你跑那么快，不用怕狗，它们追不上你。”

葛萱憨笑，“练出来了。”她小时候的确总是被狗追着跑。

他问：“你是蔡老师她们学校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叫什么？”

“葛萱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你家狗拴结实了吗？”

“结实了，过去吧。”

第三天，葛萱看到大黄在院里啃一根骨头。大黄也看见她了，开始没理她，后来大概是觉得门口这家伙看自己食物的眼神过于专注，爪子抠紧了骨头，开始不安地低哼示警，逐渐变成狂吠。葛萱半转过身子，原地踏步，等它主人出来，台词儿都想好了，就说：“你家狗怎么见了我就咬啊？”

大黄叫了半天，自己都觉得没意思，不肯再叫了，它主人也没出来。葛

萱很失望，猜想他是不在家，还是睡着了没听见。猫腰拾了块石头，正准备朝大黄丢过去，让它再大声点儿。身边兀地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：

“葛萱儿？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江齐楚？”虽然声音变了，葛萱还是一眼就认出他，不过她很诧异这个人的出现，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江齐楚说：“我来蔡老师家补课啊。你干吗打人家狗？”

葛萱和江齐楚是小学同学。说起来两家也有点渊源，葛萱家现在住的房子，就是以前江齐楚的家。江齐楚家几辈子农民，他爸带着他们娘俩儿进了城里，做瓦工攒下一笔钱，买了这么间院子。后来跟一个朋友承包果园，没钱周转，把房抵押给了银行。结果那朋友卷钱走了，留给他们家一屁股债，和一座连苗儿都没摘的秃山。那山冬天的时候看不出，春天一来才发现，雪化了全是石头块，别说种果树，草都扎不了根。江齐楚他爸就差找根结实的绳子上吊了。也是天不杀绝，江齐楚和同学上山玩，拣出来的石头被行家看着了，怀疑是玉髓。找人勘测，鉴出来是一山玛瑙。江家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暴发户。

班级有稍微懂事的同学说，江齐楚家如何如何有钱了，葛萱也听不明白，那时候才上四年级，还真正处在一个利欲淡泊的年纪。

葛萱第一次知道钱的重要性，是家里买房子的那年。在那之前她家一直租房子住，便总是搬家，终于有一年葛冬洋夫妇商量说买个房子吧。钱有限，花起来更仔细，东挑西挑，又拖了好久。拖到江齐楚家在市中心盖的楼入住了，偏郊这房子要处理。

有一天江齐楚拿了条红纸，让美术老师帮着写“此房出卖”四个大字。葛萱碰巧看了就问：“此房是你家房子吗？”

江齐楚说是啊。

葛萱说：“那你别写了，我妈要买房子，卖给我们家吧。”

江齐楚说行啊。

两个孩子就这么拉成了一单买卖。

葛冬洋和袁虹被女儿拉去看房子，发现比之前看过的还大，当下哭笑不得，断定是买不起的。江齐楚的父母却是实在人，听说是自己儿子的同学家要买，价儿开得很低很低。葛冬洋觉得占人家便宜不好，又打了五千块钱借条。后来这五千块到底还没还，葛萱就不知道了。

总之她家搬了进来，江齐楚家搬走了，他也转去别的区上中学。

一晃就是两年多。彼此再见面，虽然并不陌生，但毕竟是孩子，不会打场面话，时间久不联系，也没什么太多要说的。相互问过英语考了多少分，一前一后走进老师家补课。

一起补课的也不只他们俩，葛萱学校的有六个，还有其他学校的三个，加上今天新来的江齐楚，正好十个人。蔡老师让江齐楚坐在离她讲课最近的位置，旁边就是这个班分数最高的葛萱。江齐楚英语期末考得了12分，葛萱估计他是这班分数最低的。

两小时补习结束，老师把江齐楚单独留下，葛萱就跟同学一起离开了。到路口各走各家的方向。葛萱经过大黄家，它还在啃骨头。

回到家，葛萱说：“妈，我今天看见江齐楚了，他也在我们英语老师家补课。”

“是吗？离这么近，怎么没让他来家吃饭？”

“他在老师家吃小灶呢。不过我瞅他吃啥也白搭了，英语就12分。”

袁虹失笑，“妈呀那孩子咋考的？我记得小学时候他学习还行吧？”

葛萱理所当然道：“小学时候没英语啊。”其实她印象里，江齐楚小学成绩也依稀是后十名的。别的方面也没见有什么特长，性格又偏内向，话不多，葛萱不得不注意他，只是因为两人坐了几年同桌。

袁虹借题发挥，嘟囔着：“你说说你们，都能愁死个人。”

“哎？”葛萱心说这怎么唠着唠着就到自个儿头上了，赶紧又岔开，“他个儿也没见长，还那么营养不良似的，好像比我高不了多少。”

“那长不少呢，原来没你高。”

葛萱含糊应着，也记不太清。“对了，妈，咱家是不是还欠人五千块钱呢？”

袁虹随口敷衍，“嗯，等你挣钱还呢。喊小棠吃饭。”

葛萱惊了，来不来这就背上了饥荒。吃完饭洗完碗，回到屋里闷头算账，问葛棠：“咱爸一个月工资多少？”

“有夜班七百六，没有夜班六百二。”

“我要考上大学找工作的话，一个月能比这挣得多吧？”

“够呛。”

葛萱沉默地查着5后头的0，“……那不吃不喝也得还半年多。”

葛棠不知道她受了什么刺激，只看出她正为钱发愁，停了笔，从寒假作业中抬起头，“你要能考进北京就好了，我班闫帅她姐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，一个月两千多块钱呢！”

葛萱眼睛一亮，没几秒又黯了下去，“北京老难考了。”头枕着双手靠在被褥上，跷着二郎腿，又构思了一下还款计划，未果。看葛棠又埋首作

题，问她：“你能考进北京吗？”

葛棠答得顺嘴：“我才不考北京。我就考个师范学校，毕业当老师，给人补课。”

葛萱这天在补习班里，听讲时忽然走神儿，想起了小棠的话。补课费是每人每月一百，左右看了一眼，坐在这儿的十个人，一天两小时，就是一千块钱，小棠果然有经济头脑。

老师说：“葛萱，这段儿你给大家读一下。大家认真听着，葛萱的英文发音非常标准。”

葛萱低头看书，认真的样子。

老师又叫她一声，很明显的不悦。

江齐楚用膝盖撞了她一下。

葛萱扭头看他，什么意思？这家伙想说他一个月不止一百块对不对？早看出来了，每天都有小灶吃，和他们这些吃大锅饭的，肯定不能一个收费标准。

“葛萱你怎么回事儿！”老师把教科书摔在她桌子前。

葛萱吓到了，仰头看老师。

江齐楚离得近，听见葛萱不平稳的呼吸声，再一细看，发现她鬓角竟被汗沾湿。“老师，她好像不得劲儿。”

老师也觉得蹊跷了，弯下腰与葛萱对视。

葛萱头疼得厉害，隐约感觉面前紧盯着自己的这两只大眼睛很诡异，伸手想推开。手才抬到一半，天旋地转，脑门咕咚一声磕上了课桌。

大家都慌了，唤她也不应，老师稳住同学，转身去另一个房间打电话，“喂？许欢吗？我是蔡老师。有一个学生发烧在我家，着急送医院，你家摩托在没在家……行行，那我收拾一下，你赶紧过来吧。”挂了电话问其他学生，“你们谁知道葛萱家电话？”

有人答：“老师，她家没电话。”

江齐楚说：“我知道她家住哪，我去找她家大人吧。”

“那快去吧，我们先上县医院啊。”

耳尖的同学听见外面声响，趴窗户看看，说：“老师，摩托车来了。”

点滴针头刚扎进血管，葛萱就恢复了知觉，一拧胳膊，回血了。

“别动！”两个声音一同喝止。

一个是托着她手的护士，模样温柔极了，这一嗓子却挺凶的。另一个声音就发自床头，葛萱仰脖子去看，视线被一条大围巾挡住，只看得到正望着

自己的这一双眼睛，虽然是单眼皮，但是很大很明亮。

得到回视，那眼睛一弯，“汪！”

葛萱心里一喜，“大黄！”

护士噗地笑出来，用胶布固定好针头，把她的手放回去，嘱咐一句：“不许乱动啊。”

葛萱没听，护士一起身，她抬着扎了针的手就去拉那条碍眼的围巾，被按回来。

他自己将围巾拉低，略倾了身子让她看清模样。葛萱呵呵笑，真是大黄。就说这双眼睛她见过的。

他在床前的椅子上坐下，问她：“感冒那么严重怎么还去上课？”

葛萱很诧异，因为她并不知道自己感冒，周围看了看，辨出是医院。脑子还有点晕，昏迷前的场面记得不算清楚，似乎是在英语老师家补课，可是怎么是大黄把她送进医院？她疑惑地开口，“我补完课走到你家门口昏倒了？”

他笑她的迷糊，“别问了，躺一会儿吧。蔡老师在外面迎你家大人呢。”

话音一落，输液室大门被推开，袁虹环顾室内，看见已经醒来的女儿，焦急的脸色缓和了不少。没立刻上前说话，反倒是先跟蔡老师道歉，自己孩子给添了麻烦。跟在她后边的葛棠绕过去，到病床边跟姐姐打招呼，“嗨！”

姐妹俩第一次在这种地方见面，彼此都很稀奇。葛萱也抬起没扎针的那只手，放在脸边摆了摆，“嗨！”

葛棠目露失望，“你咋这么快就醒了……”她还没看过昏过去的人。

蔡老师那边跟袁虹客气几句，指葛萱床边的人介绍：“这是我们邻居许欢，家门口不好打车，喊他骑摩托给送来的。”说罢又跟葛萱说好好养病，不舒服的话就多休息两天，落下的课老师单给你补。这才和许欢一起告辞，袁虹出去送他们。

门一合一开，江齐楚突兀地出现了，手里拿副黑色耳包，不远不近地站在床脚，看着葛萱问：“好了吗？”

葛萱挺意外的，“你怎么也来了？”

葛棠说：“江哥上家告诉的咱妈，我们一道打车来的。”

葛萱“哦”了一声，“我怎么了？是感冒吗？”

葛棠不了解情况，看江齐楚。江齐楚说：“蔡老师说你发烧，赶紧打电话让人骑摩托车送你上医院。”想了想，又说，“可能挺严重的吧，你上课坐那儿还说胡话呢。”

葛棠好奇，“她说啥了？”

江齐楚拨拨头发，“没听清，好像说吃什么中午饭……”话落，输液室

一片安静。

葛棠觉得她姐有点丢人，不愿开口。葛萱眼盯着输液器，心里想：原来他叫许欢。

江齐楚被袁虹留下，等葛萱打完针，一起回家吃中饭。饭摆上了桌，袁虹才想起来，“哎呀江齐楚，你不回家吃饭，不用跟大人说一声啊？”

“我家现在没人，我爸出去要账了。”江齐楚捧着饭碗，吃相比较客气。

袁虹问：“那你妈呢？”

江齐楚说：“她也没在家。”

葛萱问：“干啥去了？”

江齐楚看她一眼，再看看袁虹，回答说：“在我姥家了。”

袁虹听出这话的意思，夹菜给他，客气道：“吃吧，赶上了，也没特意做啥菜。晚上等你叔回来炖鱼吃。”接着瞪葛萱一眼，“你赶紧吃，吃完饭把药吃了。”

葛萱顶个尚在低烧的脑子，根本看不懂接收大人眼色，大大方方地继续聊下去，“那你们过年回你姥家过啊？”

葛棠把碗里的饭划一半给姐姐，“我吃不了这些，给你多吃点儿吧，说胡话都惦记晌午饭呢。”

葛萱哎哎阻止，“我也吃不了。”还是被扣了一座米山。

江齐楚把碗递到她旁边，“拨给我吧。”

葛萱闻言就动筷子，袁虹说：“江齐楚不吃她碗里的，她感冒了传染你。吃完我上锅里给你盛。”

葛萱不太喜欢这种被隔离的感觉。并且饭也没卖出去，她从小被爸灌输了“撑死人，不占盆”理念，狼吞虎咽把冒尖的一碗米饭全填进肚子。起身进了大屋，倒在沙发上就睡。看得饭桌上那几个人哭笑不得。

江齐楚吃饭也快，只是不好先撂筷，见葛萱吃完进屋，他才把最后一口扒进嘴里，放下碗筷坐在桌边陪着。身后就是窗户，抬手抹了抹玻璃，看见前院覆了厚厚一层雪的小菜地上，有棵瘦枝子小树孤单站立，回头问道：“婶儿，那樱桃树结果了吗？”

袁虹笑答：“结了，今年结老多了，一年比一年多。葛萱她俩天天放学了，搬个凳子坐底下边写作业边揪樱桃吃，把我旁边种的那点儿菜踩得稀烂。”

“你都种了什么啊？”

“我也不会种这玩意，长点儿叶都不够虫子吃的。就还是你家住时候的那些，秋天落了点菜籽，第二年撒地上，长出啥是啥。我看一垄一垄的净

是黄花菜。”

江齐楚笑起来，“啊，那是我妈从我姥家林场拿来的，说开花好的时候当看的，等打蔫了再采进来做菜吃。我家现在楼顶上花坛子里还都是这东西呢。”

袁虹见他主动提起母亲，这才小心地问：“你妈她多阵回你姥家的？”

“前年过完年，他俩那阵儿老吵吵，我爸也成天不回家，总喝酒。我二舅他们后来跟我爸闹起来了，就把我妈接走了。”他说的简简单单，语气平淡倒像是讲别人家的事。

袁虹听着有些心疼，也不好跟一孩子多说什么，“两口子一起啥苦难没经历过啊，你说这日子好不容易熬出来了……”叹了一口气，催促旁边细嚼慢咽的小女儿，“老姑娘，你能快点儿吃？”

葛棠夹完最后一粒饭，慢悠悠把几只空碗擦在一起。江齐楚捋起袖子帮忙拣碗，袁虹忙说你坐着不用你弄。葛棠也劝道：“江哥你可别伸手，要不你一走，我妈又得训我们了，‘你看人江齐楚哥都知道吃完饭收拾碗，就你俩吃完一倒’。尤其里面那个。”

袁虹在厨房听得一清二楚，佯怒骂道：“小崽子讲我啥呢？”

葛棠无比正经地说：“说葛萱儿呗，可是来点儿病了，吃完就一倒。”把碗递给妈妈，迅速逃回来，“江哥，你怎么知道院里那是樱桃树啊？葛萱说那是俺家搬来后，她吃樱桃吐籽儿长出来的。”

袁虹笑着接茬儿，“你听她扯淡。这房子从你江齐楚哥家买来的时候，那地里就有棵小苗了。”

“噢——”葛棠意外敲破了葛萱的一个牛皮鼓，很高兴，又问江齐楚，“那你看这院，跟以前有哪儿变了吗？”

江齐楚说：“就那樱桃树长高了啊。”看看葛棠，“你好像也长高不少，快赶上葛萱儿了。”